

中国空间站如何成为全人类的“太空之家”？（下）

够尽早看到国外宇航员造访中国空间站。

中新社记者：意大利宇航员萨曼莎·克里斯托福雷蒂在国际空间站飞过中国上空时，在社交媒体上用中国古文感叹宇宙之美，引起热议。国外宇航员现在学习中文的兴趣如何？

阿努·欧嘉：我和宇航员萨曼莎·克里斯托福雷蒂讨论过她和宇航员马蒂亚斯·毛雷尔参加的中国组织的海上救生训练，培训效果很好，他们都会说流利的中文。

我认为如果宇航员有机会参与中国空间站的国际飞行任务，他们将非常感兴趣，而语言学习在语言培训支持下是可能实现的。

中新社记者：阿努·欧嘉博士此前和航天员王亚平有过面对面交流，你如何看待中外航天员的工作能力？

阿努·欧嘉：我第一次见到王亚平是在她执行完第一次飞行任务之后。那次任务中，她为6000多万中国学生进行了太空授课，这体现了航天员作为参与科学的载体对下一代的影响力。如今，她完成了第二次太空飞行，持续时间长达6个月，成为第一位进行太空行走的中国女性。当她完成太空行走回到舱

内时，我注意到舱内航天员热情地上前迎接。

这样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完成太空行走的俄罗斯、美国、欧洲和日本宇航员身上。在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，他们的反应超越了所有文化差异。不同国家之间会存在政治差异，但实践表明，不同立场的国家可以走到一起。我相信科学可以成为太空外交的强大工具，帮助建立一个更好地理解全人类的桥梁。

中新社记者：未来中国空间站还可以扩展成其他构型，您认为除了实验载荷搭载，是否存在开展中外舱段合作的可能性？国外舱段来访中国空间站需要克服哪些困难？

杨宇光：我认为这是更高层级的国际合作。目前联合实验已经在进行中。未

来国外航天员乘坐神舟飞船到访中国空间站也有很大概率。国外航天器比如货运飞船、载人飞船到访则是第三层级的合作。舱段级合作作为最高层级的合作，需建立在第三层级合作的技术基础之上。

国外航天器到访中国空间站，最核心的是两个航天器的交会对接系统能够兼容，并装有相应的测量设备，实际过程比较复杂，需要一定周期。未来空间站舱段由国外制造，从技术角度来说说是可行的。

中新社记者：太空是人类共同家园，但长期以来中国被限制参与国际空间站项目，一些国家还在国际上渲染“中国太空威胁论”，对此你怎么看？

阿努·欧嘉：我们正处于一个深刻变革的世纪。不同国家通过不同视角看待其

他国家的表现，但我相信各国可以找到共同点。为全人类的利益进行科学合作是非常强大的团结因素，这并不容易，但我相信并非不可能。

中国空间站开放进行国际合作，有助于替代商业市场解决太空实验容量问题。10年后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小型的自由飞行商业空间站，但现在人类已经拥有了更大的中国空间站，上面有更大规模的实验室和实验室机架，未来十年都会为全球科学界提供巨大的机会。

中新社记者：中国空间站带来的航天国际合作机遇，对各航天国家有何意义？对人类探测更远深空有何启示？

杨宇光：国际合作是成为航天强国必不可少的要素，中

国空间站不但是国家太空实验室、一张“国家名片”，更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。它为其他航天国家提供了更多与中国合作的机会，需要强调的是，中国也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航天国家创造了更多参与航天、参与世界空间技术活动的机会。

空间技术的终极作用应是造福全人类，而不是仅仅一小部分国家。让更多发展中国家，尤其是过去没有航天能力的国家参与其中，对全人类的平衡发展非常重要。

很多中外航天朋友都讲过一句话，在太空中看一片大陆是没有国界的。航天应当成为人类共同进步的领域。



资料图：中国空间站模型。
李志华 摄



资料图：2022年11月6日，广东珠海，第十四届中国航展“中国空间站”模型(1:1)内部的宇航员睡眠区。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